

开卷有益

中国古典文学视域下 诗与琴的更唱迭和

□张艳辉 文/供图



简介

中国古代琴诗数量庞大,且较为分散,为方便读者阅读,《中国历代琴诗品鉴》共选琴诗三百余首,所选作品首先考虑其艺术性的优劣,其次照顾到各个时代所选琴诗数量的均衡性以及内容的多样性。所选作品起南北朝时期迄清代末年,琴诗作品以时代顺序编次。入选各篇均有注释,注释尽可能采用原始材料,或揭橥其义,或注明典故,同时对诗中所涉及的人名、事件根据具体情况略加考证。入选各篇篇首加作者生平简介,篇末加具有代表性的前人评论,以便读者参考阅读。

时至今日,人们熟知古琴“仍然展示着文人传统所订立的一切崇高的音乐理想”(高罗佩)。可以说,中国古典音乐最具有文人特质的是古琴。

中国古代文人给予了古琴至高地位,如桓谭在其《新论·琴道》中提到:“八音之中,唯丝为最,而琴为之首。”又言:“八音广博,琴德最优。”嵇康延续了这一说法。顾况在其《王氏广陵散记》中甚至说:“众乐,琴之臣妾也。”同时,文人擅琴者比比皆是,如阮籍、嵇康、蔡邕、王绩、王维、白居易、范仲淹、欧阳修、姜夔、耶律楚材、袁桷、杨维桢、张岱等。其中最有趣的是陆游,他自称“向来爱琴虽一癖”,不仅能够“弹琴悦性灵”,又能“松窗自听琴”,除了弹琴、斫琴,陆游几乎关注到了关于琴的各个方面,如修琴、琴价、琴材等等。形容摹写、反复讽咏,可谓忠诚乎琴也。这也恰能够说明文人的气息与古琴相伴相生。

《礼记·乐记》言:“君子曰:礼乐不可斯须去身。”明人钟惺云:“礼乐者,国之所不可斯须去;而笏豆琴瑟者,礼乐之不可斯须去者也。”体现出以琴瑟为核心的中国礼乐文化与文人之间的密切关系。

古琴的功用与诗在其教化意义上是一致的,或者说,琴道就是诗教在另外一种层面上的折射。古琴音乐产生之初即以风教为支撑,《尚书》云:“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桓谭《新论·琴道》:“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合。”古琴音乐理想基本上是以天下太平、万物和畅为目的。这种一致性使得文人们更愿意将古琴纳入诗的范围,以表现其社会化功用。例如白居易《清夜琴兴》:“正声感元化,天地清沉沉。”范仲淹《听真上人琴歌》:“乃知圣人情感深,将治四海先治琴。”可谓将琴道寓乎诗。

就个人情感方面来说,“诗以道志”,也就是情动于中,发言为诗。薛易简《琴诀》则说:“琴之为乐,可以观风教,可以摄人心,可以辨喜怒,可以悦情思,可以静神虑,可以壮胆勇,可以绝尘俗,可以格鬼神。”可见,二者在这一点上也是相当契合的。

古琴元素与诗歌相结合最早体现在《诗经》当中,如“窈窕淑女,琴瑟友之”“琴瑟在御,莫不静好”等。此后,随着诗的发展,也相应产生了大量的琴诗。这里所谓琴诗,首先是就作品整体而言的,指的是听琴、弹琴以及描摹琴声、琴人、琴材、琴事、琴意、琴理的诗,而并非仅仅有个别字句提及古琴的诗歌。

基于此概念,琴诗的出现,据现存文献,应该是在南北朝时期。例如谢朓《和王中丞闻琴》《琴》以及何逊《离夜听琴》、庾信《和淮南公听琴闻弦断》等,数量并不多。

至于唐代,琴诗大大增多。兴象玲珑是唐代诗歌的整体特征,琴诗亦如之,如李白《听蜀僧濬弹琴》、王建《江上琴兴》等。盛唐之后,文人们吟咏古琴的同时,情感上却起了一丝波澜,刘长卿《听弹琴》:“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白居易《废琴》:“古声澹无味,不称今人情。”于武陵《画中秋》:“应是南风曲,声声不合今。”从这些诗人的言语中可以捕捉到一丝信息,似乎除了文人,世人对古琴并没有多大兴趣。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唐代以燕乐即俗乐为主流,当此时,以琵琶、羯鼓、笛等为主的胡夷、里巷之曲风靡一时。《太平广记》记载:“玄宗性俊迈,酷不好琴。曾听弹正弄,未及毕,叱琴者曰:‘待诏出去。’”谓内官曰:“速召花奴将羯鼓来,为我解秽。””古琴地位之下降可见一斑,琴道衰落亦由此始,琴诗中多有尚古意味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降及有宋,古琴成为一种文化身份的象征,变成一种文人趣味。较有代表性的是欧阳修。其《三琴记》云:“余自少不喜郑卫,独爱琴声,尤爱《小流水》曲。平生患难,南北奔驰,琴曲率皆废忘,独《流水》一曲梦寐不忘,今老矣,犹时能作之。其他不过数小调弄,足以自娱。琴

曲不必多学,要于自适。”这里欧阳修的“琴曲不必多学,要于自适”,或多或少受了陶渊明“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的影响,认为弹琴是自娱自乐的行为,这是宋代琴诗特征之一。

此外,宋代诗人对陶渊明的“无弦琴”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晋书·陶潜传》记载:“(潜)性不解音,而畜素琴一张,弦徽不具,每朋酒之会,则抚而和之。”仅仅是出现“无弦”两字的诗歌作品就有近两百首,比如欧阳修《夜坐弹琴有感二首呈圣俞》:“无弦人莫听,此乐有谁知。”邵雍《黄金吟》:“会弹无弦琴,然后能知音。”这种“无弦”情结其实也是文人趣味的一种体现。得此趣味,是文人的重心,同样可以辐射到大部分宋代琴诗当中去。

金元时期至于清代,除了蹈袭唐宋琴诗,也有几个新现象需要说明。

一是题琴画诗的兴趣。一般认为题画诗肇源于唐,清沈德潜谓:“唐以前未见题画诗,开此体者老杜也。”金元之前,以古琴为题材的画鲜有题诗,所可见者唯黄庭坚《赵景仁弹琴舞鹤图赞》及郑思肖《戴安道破琴图》等诗,元代以后,题琴画诗大量出现,其特征是重写意而轻写形。同时,这类作品将诗的托物言志、画的摹形绘状、琴的声音变化融为一体,极具特色。

二是围绕古琴的结聚式诗歌创作大量出现。首先,明人以“琴棋书画”为命题,相与酬唱。其次,明末清初的遗民诗人群体,借助古琴这一载体,来表现故国之思。吴伟业《听女道士玉京弹琴歌》、王士禛《抱琴歌》、屈大均《绿绮琴歌》、同揆《鼎湖篇赠尹紫芝内翰》等都是这一类作品。再次,清代古琴收藏家向文人征诗。最有名的当数张衡,张衡于曾得到一张唐代雷氏古琴,当时有很多文人参与到题咏雷氏琴的活动中来,例如王士禛、朱彝尊、施闰章、黄宗羲、陈维崧、毛奇龄等人。张衡将这些作品名之曰《雷琴篇》。最后,南宋谢枋得、文天祥所用琴的面世,也在清代末年的诗人中掀起了创作热情。这些都是值得关注与研究的。



简介

张艳辉,女,文学博士,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访问学者,出版古琴著作三部,发表论文多篇。主持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两项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遇·见

□孔 蓝 文/图

处有琴,也处处有茶。琴室中,大条案上的是茶;客舍里,备茶不奇,奇的是备琴;香樟树下,一床琴,一桌茶……龙人古琴材的村主任是懂得琴茶一味的,他斫琴,也养茶。我们在村里赏了许多琴,亦在村里饮了不少茶。

然而,在这里我们遇见的又何止是琴与茶。那些高廊大柱,那些木窗瓦顶,那绕屋的一圈残荷,水边的几杆翠竹,那一池活泼的游鱼,那几只浮绿水的白鹅,那阵阵的松香,悠悠的云影……在这个空间里,每走一步我们都可以遇见中国传统美学。这是一个用中国传统美学打造的空间。其中的两处尤其让人喜欢:龙人音乐厅与斫琴坊。因为这两处让人看到了中国传统美学与现代生活、生产的融合之道。龙人音乐厅与斫琴坊都是中国传统建筑的外观,亦用了大量的木构。龙人音乐厅里的高台与观众席是木质的,观众席俯瞰高台,一级级的木质阶梯,不设座椅,观众席阶而坐,十分传统。然而厅里却装着中央空调,高台背景亦是整墙的电子屏。斫琴坊

其实是生产古琴的工厂,但建筑与陈设不仅毫无现代工厂的冰冷、隔绝,而是让人觉得温暖与亲密。中国传统美学点亮了这个空间,而我们亦通过这个空间被中国传统美学点亮。

空间的遇见是美好的,但更美好的是人的遇见。

那日,我们在村里遇见了满头银发的林继中教授。他已归隐多时,但那时情致颇高,登上远离已久

的高台与年轻的孩子们分享了读书为学之道。话虽不长,意涵却广而深,此非大学者不能也。那日,我们还遇见了斫琴名家谢建东,几年不见,在古琴的濡染下,他越发地具有古人风范,不变的则是他日斫古琴四小时的坚持。闽南方言研究大家张嘉星老师,用古汉语活化石闽南语吟诵了《蒹葭》一诗,声线饱满,音韵悠扬,直让人起思古之悠情。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张艳辉老师,既精通琴艺,亦研究琴诗,她以自己新近刚出版的大作《中国历代琴诗品鉴》为本,讨论了中国古诗与音乐的共生关系。陈子铭擅长于长篇历史散文创作,他的文学创作《红星照耀时——1932年的青春叙事》让我们在遇见1932年进漳红军青春的同时,也或遇见或怀想自己的青春。“意公子”虽然在闭关修炼,无法现身前来被遇见,但其敦煌与苏轼词阐释、传播视频的观看亦是与其的另一种遇见。也是她,告诉我们,“遇见”就是“相遇”并且“看见”。“看见”会如一道光,瞬间照亮相遇的两个人。

那个晚上,在茶韵与诗心文艺馆里,我们还跨越遥远的时空去遇见古代的饮茶人与抚琴人,并且还跟随来自台湾宝岛的老师去遇见台北故宫藏画中那些精美的茶具。当然,更重要的是,在那个晚上我们遇见了自己。文艺馆里,无论你是朗诵还是歌唱,是抚琴还是演剧,最重要的,你必须在通过与自己对话后,放下自己,让上台的自己成为另一个人。而当你放下自己的时候,便是你遇见自己的时候。这种遇见比任何一种遇见都难,也都更促进你的成长。

而所有的这些遇见我们都要感恩于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黄金明院长的遇见。他希望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遇,见能够让他的学生也能遇·见,于是,这些年里,他通过云水茶艺协会、冷音琴社、创意写作等载体,将文学院课堂搬到更广阔的天地,希望以此培养学生感知世界的方式,唤起学生对历史、现实、生命的关切,让学生回到中国传统文化。

他说:“岁月无声,生命有待。”因着他的这一“待”的情怀,便有了本文如此多重、如此温暖的遇·见。

“四散说”是漳州话,大意是随便说。

由于喜欢写作,交了一些文友,文友们经常把“灵感”挂在嘴上。

有一天半夜醒来,想,什么是“灵感”?想了很久,这“灵感”应该是新旧记忆撞击的火花。

每个人都有记忆,平时不自觉,一旦看到一个图像,听到一个声音,把脑子里原来的记忆唤醒,新旧记忆撞击出火花,引起记忆的涌流,想到什么,又想到什么……也许,这就是所谓的“灵感”。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但生活必须经过时间的过滤,记忆的酿造,才能进入作家的创作。契诃夫说得非常透彻,“我只会凭回忆写东西,从来也没有直接从外界取材而写出东西来。”

生活是客观的,具有现时性。但对于作家来说,具有现时性的生活一瞬即逝。生命永远由过去向现在再向将来的方向运动,现在的消失,意味着过去的增加。生活的丰富性实际上体现为记忆的丰富性。文学作品实

创作谈

“灵感”四散说

□青 禾

际上是来源于这些记忆,正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法国新小说派作家克劳德·西蒙所说的,小说中所呈现的“现实”,“只是由记忆组成的”。

作家的记忆具有明显的特征。首先,这种记忆是鲜明而生动的。老舍在《三年写作自述》中说:“我生在北平,那里的人、事、风景、味道和卖酸梅汤、杏花茶的吆喝声,我全熟悉,一闭眼我的北平就是完整的,像一张彩色鲜明的图画浮现在我心中。”臧克家在谈到《洋车夫》一诗的创作时说:“回到石头楼上,电灯熄了,我眼前的那盏小油灯还在黑暗中发亮,那个像一只水淋鸡的洋车夫的形象,清晰地立在我的眼前。”显然,留给作家和诗人的记忆不是别的,是“彩色鲜明的图画”和“清晰”的形象”。其次,这种记忆往往是强烈而带有片面性的,有时甚至是变形的。同是庐山,李白记住了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欧阳修记住了高大,“庐山高截几千仞,根盘几百里,截然屹立乎长江”;苏东坡记住了变化,“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唐寅记住了烟雨,“匡庐山高高几重,山雨山烟浓复浓”。第三,这种记忆是情感的,对于作家,几乎没有不带情感的记忆。

新书品评

文章合为时而著

——评黄荣才的小说《向着春天》 □曾丽琴

近几年,黄荣才的小说创作一直紧扣时代的脉搏。读他的小说,可以大致了解中国当下城乡政治经济改革发展的动向。近期由海峡文艺出版社推出的长篇小说《向着春天》是黄荣才的第15部作品。该书入选福建省委宣传部文艺发展专项基金资助项目及“大写新时代”原创长篇精品丛书。

《向着春天》这部小说作为长篇小说不是太多,仅14万字,但小说围绕着“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乡村振兴战略这20字方针,展开丰富的探讨。

在这部小说中,黄荣才将他这类小说一贯的主角吴高仁转设为配角,而再创造了两个生动的主角:省直部门下派到西水县的挂职干部陈一关与由西水县田背村走出去又回来反哺故乡的退休厅级干部罗则同。小说围绕着田背村的振兴来展开。

同现在大多数的中国农村一样,田背村是个空心的村庄,剩下的几乎都是老、弱、病、残。小说借配角吴高仁思考了中国乡村空心化的问题:“没有人,骨子就是村民对乡村的认同感不足,乡村的吸引力不够,根源是乡村缺乏发展后劲。大家都说乡村好,但就是不愿意回来。乡村,不能老是出现车马稀的状况。”

小说分为五章:“望闻问切”“坚决如铁”“势如破竹”“勇往直前”“高见低音”。第一章写陈一关观察、分析、思考田背村贫穷与空心的原因,二至五章叙述罗则同振兴田背村的各种举措。整部小说的最后一节是陈一关、罗则同、吴高仁对田背村振兴行动的反思。

力请罗则同返乡是陈一关“望闻问切”后开出的药方,他认为:“一个地方的发展,选好人至关重要。选用村主干,会干事是本领,干成事是成效。”事实证明,他的这个观点是正确的。罗则同一到田背村,田背村的发展马上大变样。

产业兴旺,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的根本,罗则同回到田背村做的第一件事是将田背村的优质蜂蜜通过直播与农村电商销售出去。这件事的叙述在小说中用的篇幅并不长,却表明了作者对乡村振兴的清醒认识——农村的发展“要靠产业,靠发展”。也因此,如何搞活乡村产业的思考始终贯穿小说始终。小说中间叙述了被罗则同“钩回”村投资办厂并任村党支部委员的罗水仁之事,小说也结束于对田背村乡村旅游与村投公司蒸蒸日上展望之中。

小说将对村容村貌的整治形容为“净脸工程”,但罗则同要实现的不仅是村容的净化,更是农民精神面貌的净化与提升。他说:“脱贫了,村庄还乱糟糟,就不是真脱贫。脱贫不仅仅生活要脱贫,心态、精神更要脱贫。”

同是面对大江,苏东坡留下“豪迈”——“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李煜留下“忧愁”——“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辛弃疾留下“悲愤”——“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柳永留下“凄婉”——“水茫茫,平沙雁,旋惊散”……

作家记忆的这种形象性、片面性和情感性,使作家的记忆比一般人的记忆显得更活跃,形成一片开放性的敏感区,即有人称之为“心象”。当外界的某种因素刺激这些“心象”时,便产生“撞击”现象,喷射出奇异的火花。这种撞击的本质,是新的记忆唤醒了旧的记忆,不是一般的唤醒,而是撞醒,是惊觉,一刹那那间使原来的记忆像喷泉般地涌流,同时,与新的记忆合流,产生更新的带有强烈情感色彩的变幻的“心象”。这种现象,便是灵感。而这种撞击又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你想要的时候它不来,你不想要的时候,它却突然出现在你的面前。所以,就显得那么奇妙而又不可捉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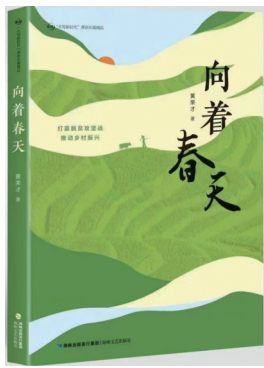
写到这里,我想唐代诗人崔护的《题都城南庄》:

南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是的,时隔一年,新旧记忆撞击出奇异的火花,感慨颇多。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读来久久不忘。

我们知道,当我们的心灵去认识外在世界时,使用的工具是概念,而语言符号是概念的外壳。当我们接触到(或听或看)语言时,我们实际上把握的是它传达的概念。而“概念”的特点是单向而深入的。它的深入立即撞击旧的记忆,唤醒第一个“心象”。立第一个最接近概念的“心象”的复活与跳跃,撞击了隐没在更深层次的“心象”,进而出现“心象”的涌流。当“涌流”出现时,“火花”闪亮了。

美国当代著名剧作家阿瑟·米勒说:“回忆能像胶水一样把人的整个生活粘在一起。”人的记忆包容了人的整个生活经历、体验、知识和情感,是一个无比丰富的宝藏,一个随时可能爆发的特殊的火药库,一旦新的记忆撞击,便会喷射出奇异的火花。这火花,照亮过去,照亮思想,照亮想象飞翔的天空,照亮情感激荡的心田。于是,“创造”便开始了。也许,这火花就是“灵感”。



他画在墙上”“从小就培养孩子对家乡的认同感,而且凸显孩子们对家乡的个性化理解”。

乡村的精神脱贫有赖于乡村文化的建设。作为一名曾经的高层次党员干部,自然是熟知这一点。因此,除了产业、生态与教育之外,他还重点挖掘田背村的历史文化。他重修了清代乡贤田一归所建的书院并找回刻有颂扬田一归德政工程“田公陂”的石碑。他挖掘了田背村的红色历史,也修缮了红色历史人物田奇水与田小草的旧居。他更推动村史馆的建设,力图为田背村塑魂。罗则同认为:“历史不能忘记,历史也不能不被梳理”,“田背村在乡村文化的挖掘和建设方面要先行一步,走深一步”,他更要把这些文化的本质“转化为指导今天工作实质”。

乡村振兴是国家的大战略,关乎着亿万农民的生活与幸福,然而它还不只是关乎农民与农村,它更与中国的城市建设、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中国土地广袤,不同区域的不同乡村,资源禀赋各自不同,振兴乡村的方针一样,各个具体乡村的振兴路径却会有所差别。究竟如何做?小说中陈一关下沉基层、深入调研的工作方法很值得思考:“陈一关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到处转转了,他觉得这和坐在办公室是截然不同的体验。他发现自己已到基层挂职之后,生活给他打开了另外一幅画卷,这是他之前没有看过的。虽然有些事听到过,或者从材料上看到过,但毕竟朦朦胧胧有种距离感,现在置身其中,所有的东西都打通了,有了凹凸起伏的层次感。”而最终,这位挂职干部并没有在挂职期满回到省城,而是主动申请留在县城:“我从挂职转任职。我想逼自己一把,断绝临时心态,我现在从临时工转长期工了,看能否为这块土地多做些什么?”陈一关的“下沉”正如罗则同的“返回”一样,是乡村治理有效的关键。

黄荣才在《向着春天》这部小说中提供了他对乡村振兴的思考。因其长期供职于基层政府部门,应该说,他的思考相对是接地气而且较深入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我们期待黄荣才可以继续创作出更多触摸时代脉搏、更多思考时代问题的作品。



“跟着诗人喝茶去”

小雪赏茶

摄于长泰龙人古琴书院